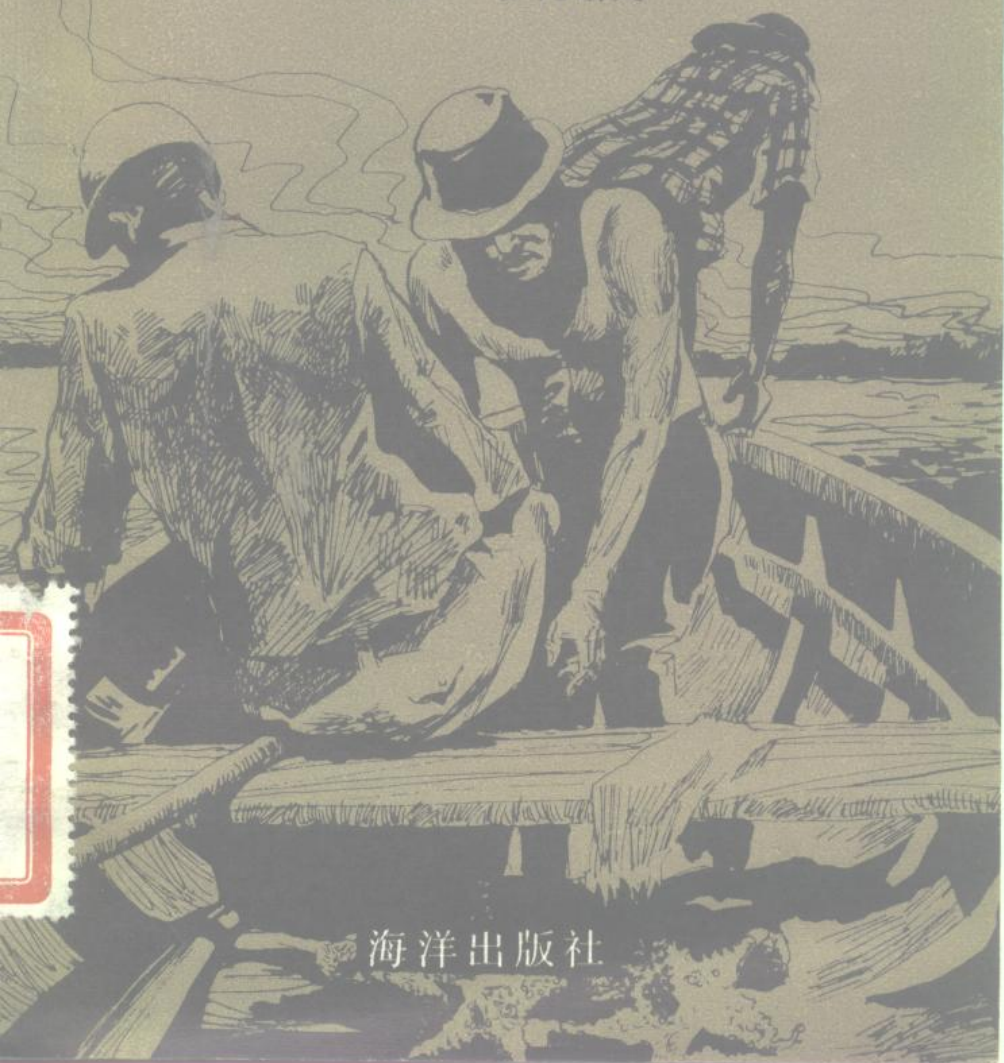


百慕大群岛游记

〔苏〕 罗扎诺夫



海洋出版社

K971.49/1

百慕大群岛游记

〔苏〕罗 扎 诺 夫 著

俞启骧 王 醒 译

015.42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67080

海 洋 出 版 社

1982 年 · 北 京

867080

内 容 简 介

在北大西洋西部著名的百慕大“魔鬼三角”海域，有一座由三百多个小珊瑚岛组成的群岛——百慕大群岛。多年来这个地区对世界人民来说，是既陌生，又神秘。这里气候温暖，景色宜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成为著名的旅游圣地。但我国广大读者，对这一地区还是比较陌生的。作者以其身历其境的感受，详细地介绍了该岛的政治、经济概况、地理风貌、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本书文笔流畅，内容丰富。可供广大世界知识爱好者阅读。

百 慕 大 群 岛 游 记

海洋出版社出版（北京复兴门海贸大楼）

建 外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 7/8 字数：45,000

1982年8月第1版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0

统一书号：12193·0128

定价：0.25元

目 录

遥远的百慕大之行·····	(1)
百慕大群岛概况·····	(15)
百慕大的历史始于圣乔治市·····	(27)
世界上最小的首府·····	(35)
旅游经济学·····	(44)

遥远的百慕大之行

到百慕大去的机会来得很是突兀。作一次遥远的长途旅行的夙愿终于得偿。真正的旅行——我认为海上旅行才算得上真正的旅行——从小就吸引着我，更确切些说从我读厚本书起，或者说从我对读过的东西有所理解的时候起就吸引着我。

我的私人藏书几乎有一半是游记，其中包括海上旅游和讲述伟大地理发现的书籍。父亲并不干涉我这种爱好，他认为地理知识可以发展思维，增长世界见闻，并能达到扩大视野的目的。我酷爱地理，并以地理专家闻名全班，在各种形式的竞赛活动中都能轻而易举地巧夺冠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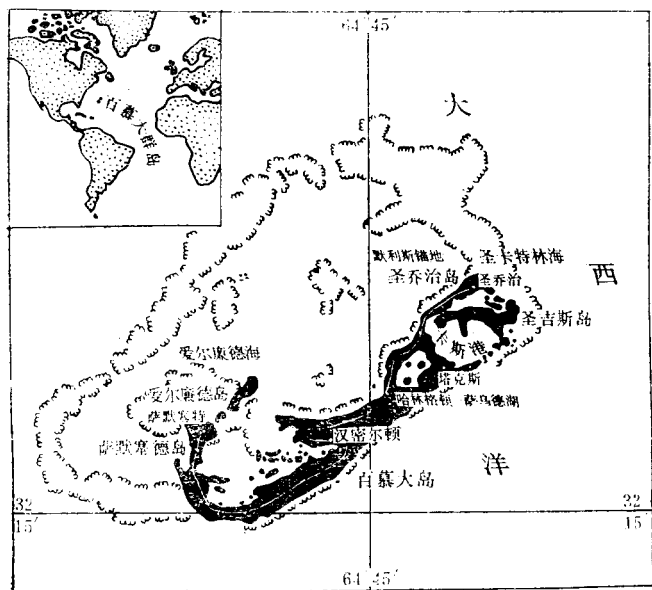
我对游记的爱好感染了班上几个同学，闲暇时我们便凑到一起读书，遐想联翩，渴望有朝一日长大成人，能目击惟有成年人始能看到的景物。

岁月流逝，考虑自己前途和职业的时刻已经来临。现实生活打破了少年时代的幻想。我的同班同学没有一个当海员的，也没有一个当旅行家的，而且那时地球上的“空白点”已所剩无几。同学们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成了医生，而我却当了记者。对此我并不懊悔。记者的道路依我看就是引人入胜的旅行，在旅行中同样可以有所“发现”。正是这样一次旅行把我带往孤立于浩瀚无垠的大西洋上的百慕大群岛。

我匆匆准备停当，乘火车来到列宁格勒。下车后立即驱

车直抵港口，货运码头旁停泊了一艘波罗的海海运轮船公司的轮船“亚历山大·普希金”号，这就是我去百慕大要乘坐的船只。

到百慕大群岛去并非轻而易举，而且旅费昂贵。有客轮，也有飞机通往那里，但都不是我国的。百慕大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之间有固定的航空线——直达航线和过境航线——彼此相联。它和美国之间还有直达海轮通航。此外，旅游者可乘坐西德、希腊、法国以及英国的轮船由海路驶抵该岛。



我这次正赶上“亚历山大·普希金”号航行四周年纪念日：一九六九年八月该船在维斯马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造船厂下水，并升起我国的红旗。

去百慕大的道路是漫长的。

轮船经喀琅施塔得航道驶入芬兰湾，再通过曾威震一时的、神奇的斯维亚堡^① 的五角堡垒之间怪石嶙峋的狭窄通道，抵达芬兰首都的码头，行驶了差不多一昼夜。

乘客上船，以及装载他们的行李，花了半天时间。等一切就绪解缆启碇时，一只体积不大，功率很强，船各挺逗乐儿的“煤油炉”号拖船先把轮船拖离码头，接着加足马力缓慢地穿过狭窄的运河把轮船拽出港口。波罗的海的旅行就此开始了。

波罗的海风平浪静，人船安宁。轮船以每小时三十海里的速度在静如湖面，碧波粼粼的大海上平稳地行驶。远处水平线上偶而出现迎面驶来的货轮的点点黑影，转瞬间复又无影无踪，接着又是一片寂静，只有轮船底层柴油机发出的隆隆响声。

次日，全天阴云密布，直至傍晚西下的太阳才透出云层，船左侧的海岸已隐约可见。轮船行将靠岸的信息是一群群大海鸥送来的。用望远镜还看不见陆地的时候，它们也不知从哪里突然飞了出来。这些海鸟跟在轮船后面唧唧应叫，一直飞过瑞典和丹麦之间的海峡。当夜幕笼罩了海洋和船只时，它们才消失不见。轮船放慢了速度，好象是在越来越黑的夜色中摸索前进。

猛然间眼前出现了意外情景。近在咫尺的海岸上灯光辉煌，映照出城墙雉堞的清晰轮廓，仿佛是一座城堡。

^① 1906年7月17—20日俄国军队在斯维亚堡举行起义反对沙皇制度。参加这次起义的大约有两千人。

“这就是艾尔西诺·哈姆雷特王子的城堡，”有人从旁说道。我转身一看，原来是袖戴红臂章的值班军官。“再有几小时咱们就要到不来梅了。”他补充说。

“城堡为什么灯火通明？”我好奇地问。

“大概是为了宣传。招揽游客。终归是个历史古迹，而且还是文学上的瑰宝，”回答完，他又补充说：“我们可以根据它算出到达港口的时间……”

次日凌晨“亚历山大·普希金”号驶抵开阔的浅水海湾盖尔戈兰，这是通往不来梅港的浅湾。湾内海水呈沙土色，平静的海面上目力所及之处有无数浮标，这都说明海湾不深。供船只行驶的“水道”笔直地伸展开来，向左右分出许多支线，每条支线又有许多支叉。从最高层的方位仪舱面上看，我觉得有些支线的宽度最多也不过10—15米。真象一条两侧分出许多小土路的公路。较窄的小路是为吃水量不大的小船准备的，那里海水很浅。稍宽些的水道则是为巨型海轮准备的，都相当深。

我们在一条最宽的水道上一直“转悠”了几个小时。这真是一幅奇妙的景象。水面微波不兴，平如明镜，既无涟漪泛起，亦无“障碍”出现。看起来照直走，即可进港。但轮船却顺着那五光十色的浮标标出的航线拐来拐去，不敢逾越界标。有件事使我倍感惊奇，它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轮船必须严格地按航道行驶。我看到在离船舷数十米处，紧靠浮标线有一只小船和几个渔民。四个男人正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往海底打桩子拉渔网！

“亚历山大·普希金”号驶离西德港口不来梅开往伦敦确切说是开往离伦敦最近的一个太晤士河上的港口第利贝利。

天晴无风，没有丝毫风云变幻的迹象。我很早就躺下入睡了。早晨五点左右，一种巨大的声音把我吵醒。醒来后，我一时怎么也搞不清这是什么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后来才弄明白这是汽笛声，来自上面甲板。这揪心扭肠、断断续续的信号声在海面上回荡，我预感到要发生不幸。汽笛不停地在上面鸣叫，间隔均匀，好象要冲破横在途中的障碍。

我看一下舷窗。窗外大雾弥漫，连甲板上的栏杆都无法辨认。脚下的地板突然一震，我顿觉轮船的螺旋桨在开倒车。接着一切平息，复归安静。甲板又震动一下，轮船以最慢的速度往前滑行。

我披上外衣，跑到甲板上。在漫天大雾中，呼吸困难，行走也困难。周围是漫漫白雾，几乎能触摸到，脸上、手上、外衣上沾满了小水珠。站在那里不知往哪儿去，象个瞎子一样。

我决定搞清汽笛不断鸣叫的原因，便慢慢往前挪步。这儿是往上去的舷梯，我爬了上去。往前走了几步，又是舷梯，又登上去。经过“游憩”甲板，来到“方位仪”舱面。汽笛就在近旁，叫声震耳欲聋，令人揪心扭肠。我寻声而至，扶着备用指南针旁边的栏杆，再往前已无路可走。我下面是驾驶室和船长台，前面就是船头。

天晴时从这里俯望海面，可一览无遗。但是现在茫茫一片灰白雾霭。大家惊魂未定。汽笛声时断时续。轮船忽而缓缓往前移动，忽而“刹车”，忽而原地不动。

乍然间从右面刮来一阵轻风，雾幕宛如晶莹透明的舞台布景，开始缓慢地，继而越来越快地散开了。先是头上天空放晴，露出湛蓝的晨光，几分钟后英吉利海峡也展现面前，象清晨的天空一样湛蓝而平静。

此时，我眼前出现了一幅奇异图景：在“亚历山大·普希金”号周围的整个海面上数十艘大大小小的客轮货船星罗棋布。真是形形色色，各有千秋！紧挨我们船头的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油船象个巨大的金属圆木，吃水很深，斜停在那里。离一百米远，有一艘来往于英法之间的雪白色英国渡轮在轻轻晃动，它那尖尖的船头正冲着油船的船舷。稍右，靠英国海岸，几乎是船靠船纹丝不动地停着两艘碰上大雾的干运货船——丹麦的和法国的。下面，在我们客轮的高大船舷下，有一只小小的渔船，好象昏昏欲欲睡似的左右摇摆……

不大会儿云开雾散。我们的轮船也停止鸣笛。这时我才注意到，无数航轮的汽笛声在海峡上空响成一片，声调各异。大雾逐渐散去，出现在眼前的船只越来越多，汽笛的鸣奏也随即终止，人们习见的寂静重又笼罩海面，只听到浪花轻轻拍打船舷的声音。

一切复归平静之后，海峡也开始忙碌起来。最先开动的是机动灵活的小渔轮，它们一腾出地方，较大的船只也各按各的航向随之起程。过了大约一小时，利比里亚油船才开始起动。它先往前挪了一下，接着打旗语告诉我们它下步的行动，然后转了一个大慢弯朝南方法国海岸驶去。显然是刚才停泊期间水流改变了这艘船的预定航向。

大约一小时半后船只都驶出海峡，我们的轮船从容不迫地朝右方太晤士河口，第利贝利码头驶去。

轮船一连数小时沿太晤士河溯流而上，沿途河岸低矮，岸上密密麻麻布满工厂厂房、烟囱、工人村镇里煤烟熏黑了房舍、汽油库的巨大油箱、瓦斯罐以及各种各样喷烟吐雾

的建筑物。幸亏时值夏季，天气炎热、晴朗，而不是素负盛名的云雾弥漫、阴雨连绵的秋天。但是太阳并不使人感到愉快，自然景色也并不秀丽诱人：大地上方罩满了灰色的烟雾，赋予天空一种铅灰色彩。偶尔见到几棵枯萎的小树，树叶的颜色好象是用过的复写纸的颜色。

尽管在海峡耽搁了，但轮船仍然提前到达第利贝利。装卸工作也进行得迅速、有条不紊。

晚上我们离开了英国。轮船开出太晤士河口，登上渡轮后朝法国港口勒阿弗尔驶去。那里有一大批乘客和旅游者将乘坐我们的轮船去加拿大。一昼夜后，“亚历山大·普希金”号离开勒阿弗尔港全速进入大西洋，朝加拿大海岸驶去。

早在出发之前，我内心深处对横渡大洋就有些胆怯，虽然我一直想让海水“腌一腌”，见见十二级风浪，一句话，亲身经历一下书本上读到的一切。

但，并非我的全部希望都能实现。首先海上毫无颠簸之感。这都归罪于工程师的设计和现代技术。轮船上装置了专门的平稳器——两个巨大的水下翼，安在船体两侧，这就使船只在海洋上航行时非常平稳。正是由于这个原故我才没有晕船。

不过，我多少还是有所体验。事情是这样：在整整七天横渡大西洋的过程中，始终是微波荡漾，风平浪静。只有阵阵海风吹来，虽不能把人刮倒，但却使乌云密布，寒气袭人。洋面上很平静。波浪没有涌上轮船，但海水却在不停地运动。波涛象小山丘般地此起彼伏，使人感到不很舒服。

轮船几乎是以巡航速度前进，尽管伸向两侧的平稳器稍微减慢了些船速，然而却解脱了乘客海上颠簸之苦。但是船身

仍免不了前后摇摆，直至轮船驶入大西洋彼岸，风平浪静的圣劳伦斯湾才平稳下来。此时轮船却随着汹涌起伏的波涛笨重地一会儿爬上浪峰，一会儿落到波谷，尖尖的船头破浪前进。

想在这样的天气到甲板上走走，可得有诀窍，当巨大的轮船爬上浪峰的时候，好象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把你的双脚粘在甲板上，寸步难移。然而当轮船从浪峰上滑下来的时候，你又难以在原地站立不动——一直想往前跑，停也停不住。不过我要重说一遍，这是我仅有的一点感受，因为在归途中海上航行犹如乘坐汽艇在水库上漫游……

大西洋落在后面了，接着圣劳伦斯湾也落在后面了，轮船驶进圣劳伦斯河的宽阔河口。在驶往蒙特利尔去的数海里远的旅途上，我们轮船周围有无数游人的汽艇来往穿梭（那是节假日）。有一艘大汽艇的主人别出心裁地在船头安了个小铜炮，鸣炮向我们船致意，“亚历山大·普希金”号也连声鸣笛作答（这是传统），桅杆顶上升起五颜六色的彩旗……

轮船在蒙特利尔停了三天，加油，上水，装食品，准备驶往百慕大。这几天还油漆了甲板上的设备和小艇，检修了全套索具和各种机器部件，同时还上了许多乘客。（顺便说一下：我们的“亚历山大·普希金”号轮船是来往于列宁格勒和蒙特利尔之间的定期航船，几年来有两次运载加拿大乘客去百慕大旅游。这次也是一次海上旅游。）到第四天，轮船终于起锚开航。两艘红色的小拖船驶近“亚历山大·普希金”号。其中一艘把拖缆挂在轮船头部，把它拖离码头。当轮船离开相当一段距离时，另一艘拖船开始推船尾。这两艘拖船就这样连拉带推地迅速把这个庞然大物就地转了一百八十度，接着便向百慕大驶去。

但，轮船并未径直驶往遥远的群岛。按照旅行计划它还得绕道作一次停留。

轮船沿圣劳伦斯河的支流萨盖乃上溯数海里，然后下碇停泊。就在河中央一块高达三百米、峻拔的悬崖峭壁上（名为圣特劳依兹角）竖立着一座雄伟的女人雕像。这座高傲的，同时又面带愁容的石象是何时何人所建？有些加拿大旅客说，这是从前住在此地的印第安族居民的女首领纪念碑。另外一些人则说，这大概是一个代表印第安族妇女的母亲典型形象，她在为反抗欧洲殖民主义者而阵亡的儿子悲痛哀伤。不管怎么说，大多数人都认为雕像出自独具风格的印第安人工匠之手。后来我才得知，这座雕像是法国雕刻家路易·若宾于一八八一年用木头雕刻的，起名叫萨盖乃圣母。

驶出圣劳伦斯河口，轮船进入加斯佩海峡。这里的海岬风景如画，沿岸有许多石洞深壑。

轮船再往前行驶便到达紧临加拿大纽芬兰岛的法国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

这两个岛外观平平常常。光秃秃的石头，有些地方覆盖着泥土。密克隆岛稍大，岛上没有一个象样的居民点。圣皮埃尔岛较小，岛上有一个同名的小城镇。

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岛屿周围的海水即使是在无风天气也象“开了锅”一样。其原因是强大的潜流使海面波涛滚滚，水下则是看不见的旋涡。令人惊异的是，不知怎的，渔民们竟能在那“跳跃”的小船上撒网捕鱼而不坠入海中。即便是巨轮，在这里也免不了“颠簸跳动”，连我们的“亚历山大·普希金”号也摇晃的非常厉害。

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之所以成为名胜区，确切说其所

以奇特……是由于钱币，即当地银行发行的钱币。在这两个岛上购买物品只能用当地钱币。商店里售货不用外币。但是银行却接收外币，并乐于将其兑换成当地钱币，当地钱币并不是国际货币，但很快就在流通中消失。究其原因，全在古钱收藏家。说也奇怪，正是这些醉心于收集钱币的人们来到岛上，把他们国家的钱币兑换成具有很高收藏价值的当地纸币和硬币。

傍晚，我们离开了密克隆岛和圣皮埃尔岛，天气转坏，海水成了黑色，天空灰蒙蒙的，刮起了大风。我们的情绪也立即低落下来。但是领航员瞅了一眼天际显出的红色晚霞说：

“明天将是个好天儿。我们到百慕大的时候，一定是阳光明媚。”

早晨，海洋果真变了样。碧空如洗，天无纤云。海水平如明镜，在明朗、温暖的阳光下宛如蓝色宝石闪闪发光。尽管冷风嗖嗖，但已明显地感到热带已经临近。

中午，船上广播说，不怕日晒的乘客可以进行日光浴——短时间的，每日一刻钟，免得皮肤灼伤。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响应，不过有的人并未完全按要求去做。傍晚，随船医生那里来了第一批皮肤被日光晒伤的乘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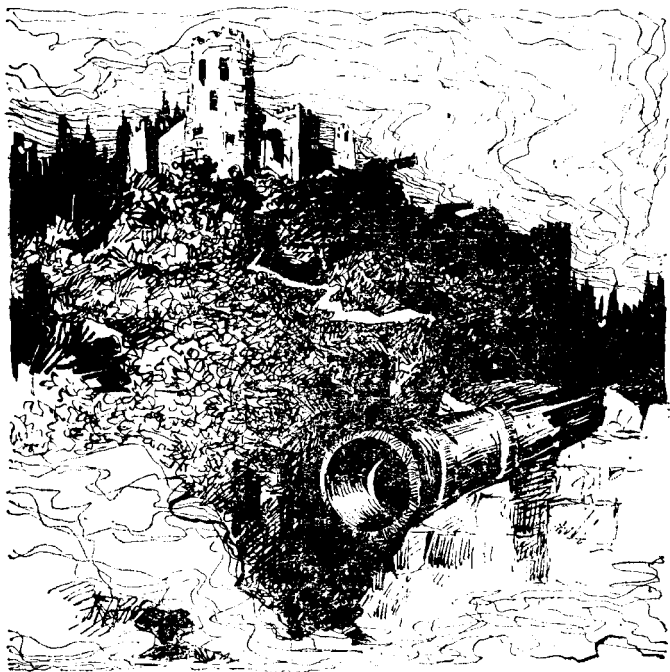
轮船航行到第四天，上午十点左右在水平线上出现了一条窄得几乎看不见的带子。

陆地！轮船减低了速度。乘客们带上望远镜、照相机和摄影机拥到甲板上，静等盼望多时的摄影目标的到来。我也准备妥当。前面就是百慕大！

轮船离陆地渐渐近了。行进中，它在平静的海面上画出一条均匀的曲线，在船后留下一道白色泡沫的痕迹，丝毫不

差地复现出轮船行驶的路线。都说水中行船不留痕迹，看来并不正确，痕迹还是有的。而且据海员说，巨轮螺旋桨留下的浪痕，可在海面上保持大约两海里远，一个半小时左右。

尽管海水很深，但是通往群岛的航道曲折而危险。百慕大是一座海底山脉的顶峰，是被深水淹没了的山岭最高部分。要驶近该岛，进入汉密尔顿港，必须熟知所有水下山岩深壑的走向，按照它们那些曲里拐弯的道路驶入海湾。有一艘小油船不知怎地斜歪在紧靠海岸的暗礁上，见此情景我才



明白驶向群岛的通路有多复杂危险。这艘油船的船头跷得老高，船尾却陷在水里，海水几乎没过了甲板。

我们从东面，从港口的对面驶向群岛。当轮船离岸有200—300米距离时，在高耸的悬崖上我们看到一座阴森森的古代城堡。这是圣卡特林炮台——中世纪的一座古堡。时至今日仍有多门铁炮横在厚墩墩的城墙上。可是现在这些炮已不使任何人感到可怕，恰如那用来欢迎我们轮船的最现代化的火炮一样，对我们也没有任何威胁。接着，旗杆上升起群岛的旗子：百慕大在欢迎我们轮船的到来。“亚历山大·普希金”号鸣笛三响，桅杆顶上升起五彩缤纷的小旗表示回敬。

过了炮台，轮船从北面围绕百慕大岛，沿海岸往西行驶。汉密尔顿港隐避在海湾深处，越接近海湾，碰到的小岛和暗礁就越多。这些小岛和暗礁的岩顶都很平滑，磨得光秃秃的，尤如从洋底长出来的大蘑菇。也有些比较大的岛子，岛上生长植物，甚至在岛顶还有一两家住户。轮船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些小岛，有时近得眼看就要碰上船舷。船左面仍然是绵亘不断的海岸，一切都笼罩在葱茏的绿色之中，其间，一些白色或粉色的屋顶隐约可见。在茂密的灌木丛上方挺拔的椰子树高耸入云。

一小时过去了，再无更多可观的景色。除绿色树丛、椰子树、小茅屋，只有荡漾在附近平静海面上的那些小艇的斑驳陆离、大小不一、外形各异的船帆，使人眼花缭乱。它们宛如簇簇热带繁花，在粼粼闪光、微波不兴的蓝色水面上争芳吐艳。轮船周围有一些汽船和赛艇来往穿梭，船后泛起一条白浪，俨如玻璃上划出一大道痕迹。运动员们趁风平浪静，在一碧无垠的大洋上冒险驰骋，不过都没有远离海岸。他们

个个都想在我们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驾驶技巧，有时甚至不顾危险，他们矫捷地掠过船舷，猛地来个急转弯钻到尖尖的船头下面，仅离两三尺远，飞驰而过。

这时，前方出现两艘小拖船，迎面朝我们驶来。它们来到跟前，象匹快马，骤然停住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然后同轮船“齐头并进”——一艘稍前，一艘在后。从甲板上扔下一根粗麻绳，前面拖船上的水手麻利地举手接住，把它拴在船尾上。此时，后面的拖船用它装有厚橡皮缓冲装置的宽大船头顶住我们已经停车的轮船，这两艘拖船用“拉推”的方法开始

